

潘敏求主任医师治疗卵巢癌经验

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(410006) 杜小艳

关键词 肿瘤; 卵巢癌; 名医经验; 潘敏求

卵巢癌是女性生殖器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, 其发病率仅次于宫颈癌、子宫内膜癌, 占妇科肿瘤的第 3 位。卵巢位于盆腔深处, 初期很少有症状出现, 不易觉察, 确诊时约 60% ~ 70% 的卵巢癌已有卵巢外的种植与转移。据国内外对卵巢恶性肿瘤研究的资料表明, 其 5 年的生存率始终停留在 30% 左右^[1]。在古医籍中, 虽无卵巢癌病名的记载, 但其临床表现可散见于“癥瘕”、“石瘕”、“肠覃”、“崩漏”、“五色带下”等病证。潘老在治疗卵巢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, 笔者跟师学习多年, 略有心得, 现将潘老治疗卵巢癌经验总结如下。

卵巢癌的治疗原则, 是以手术为基础的多种方法, 包括化疗、放疗等的综合应用, 手术是卵巢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, 从卵巢癌的病因病机来看, 卵巢癌的发生、发展与“虚”关系密切。“正气存内, 邪不可干”, 卵巢癌的发生, 正虚为本, 尤以脾肾两虚为本, 脾虚生痰, 肾虚亦可生癌; 脾肾两虚又可生寒, 寒凝血瘀; 同时脾肾两虚, 即先天之本与后天之本俱虚, 外感邪毒 (致癌因素), 痰、瘀、毒互结于胞中, 形成本病。卵巢癌术后, 气血两虚, 脾肾更虚, 而余邪未尽, 故辨证治疗与辨病治疗相结合, 一方面益气养血、健脾补肾, 以促进身体早日恢复, 为放疗、化疗创造良好条件; 另一方面由于余邪 (痰、瘀、毒) 未尽, 且可能出现气虚血瘀、气虚生痰, 故不可忽视适度的解毒、活血、化痰、软坚、散结等治疗。潘老常以党参、黄芪、白术、茯苓、山药等补益脾胃; 以枸杞、菟丝子、女贞子、山茱萸、巴戟天、葫芦巴等补肾; 以半枝莲、白花蛇舌草、蚤休、当归、赤芍、川芎、莪术、山慈姑、土贝母、生牡蛎、夏枯草、全蝎、蜈蚣等解毒、活血、化痰、软坚、散结以祛邪。

卵巢癌患者中大多数对化疗药物敏感, 化疗不仅是中晚期卵巢癌的重要治疗方法, 更是卵巢癌常规综合治疗中的重要环节, 是术后患者赖以长期存活的关键性治疗方法。化疗在杀灭肿瘤细胞同时, 可能导致脾胃不和 (消化道反应)、气血两虚 (骨髓抑制)、正气亏虚 (免疫功能低下)、甚至心肝肾等功

能损伤, 潘老常以党参、黄芪、白术、茯苓、山药、竹茹、半夏、炒麦芽、炒谷芽、鸡内金、枸杞、菟丝子、女贞子、鸡血藤、旱莲草、淫羊藿等以健脾和胃、益气养血、滋补肝肾, 以减轻化疗所致的消化道反应、骨髓抑制、免疫功能低下等毒副反应, 同时保护脾胃、心、肝、肾等重要脏器, 尽可能的减轻化疗药物对这些重要脏器的损伤。放疗是治疗卵巢癌辅助治疗方法之一, 放疗属火热毒邪, 在杀灭肿瘤细胞同时, 其火热毒性耗伤患者气阴, 同时导致放射性膀胱炎、放射性直肠炎、放射性皮炎等。潘老常以紫花地丁、金银花、天葵子、蒲公英、野菊花、金钱草、石韦、地榆、槐花、蒲黄、大黄炭等清热解毒、活血凉血以治疗放射性炎症; 以沙参、麦冬、生地、参须、黄芪、白术、山药、枸杞、女贞子、鸡血藤、旱莲草等益气养阴以扶正, 保护骨髓造血功能。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, 部分活血药物对放疗有增敏作用, 如莪术、川芎、益母草、丹参、当归、赤芍、红花等。潘老认为, 适当配合活血化瘀药物, 不仅对放、化疗有增敏作用, 还可养血活血保护骨髓造血功能, 预防、治疗术后未尽之瘀毒或气虚所致血瘀, 防止肿瘤的复发及转移, 提高放、化疗的疗效, 保障放、化疗的顺利进行。潘老强调, 患者放、化疗期间切不可过于祛邪, 防止正气进一步损伤, 反而妨碍放、化疗的顺利进行; 亦不可在扶正的基础上忽视祛邪, 补益太过, 同样不利于放、化疗, 需因人而异, 辨寒、热、虚、实, 强调辨证与辨病治疗相结合, 个体化用药。

由于目前卵巢癌的发病率高, 且手术及化疗后复发率高, 对无法手术、无法放、化疗的患者或术后、放化疗后复发转移的患者, 中医药治疗尤为重要, 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, 还可以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或延缓肿瘤细胞的增殖速度, 带瘤生存, 延长患者的生存期。潘老以扶正抑瘤为原则, 制定了卵巢癌方, 基本药物: 白参、黄芪、白术、茯苓、香附、枸杞、女贞子、菟丝子、益母草、蚤休、半枝莲、白花蛇舌草、全虫、甘草等。气滞血瘀明显者加桃仁、红花、当归、川芎、赤芍、莪术、山慈姑、枳实等。

刘庆思教授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经验

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 (510240) 张志海 指导 刘庆思

关键词 骨质疏松症; 辨证论治; 名医经验; 刘庆思

刘庆思教授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主任医师、博士生导师、广东省名中医、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、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骨伤科学术带头人。刘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骨伤科临床、教学与科研工作, 在近 50 载的从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。笔者有幸随师临证, 受益颇多, 现将其诊治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经验介绍如下。

1 病因病机

刘庆思教授根据长期的临床经验认为,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病机为肾虚、脾虚和血瘀, 以肾虚为主。其病位在肾、脾和经络。

1.1 肾虚是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主要病机 刘庆思教授认为, 不论从生理上、病理上, 骨骼与肾均是密切相关的。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云: “肾者, 封藏之本, 精之处也, 其华在发, 其充在骨”。即所谓肾藏精, 主骨。所以肾虚必然会引起骨骼的异常。肾主宰人体的生长、发育、生殖和妇女的月经潮止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关于女七、男八为基数递增

的增龄性变化, 充分说明人体的生、长、壮、老以及齿、骨、发的生长状况均与肾气的盛衰直接相关, 五七、五八以后, 肾精随着年龄的增长由盛转衰, 而不能滋养骨髓是骨质丢失的基本病因, 其主骨生髓功能渐渐败落, 终致生骨不能, 导致髓不养骨, 骨质流失。所以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病与肾之精气亏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, 肾虚是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主要病机。

1.2 脾虚是本病的重要病机 刘庆思教授认为, 脾虚是本病的重要病机。肾所藏之精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。先天之精禀受于父母, 主生殖繁衍; 后天之精来源于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, 主生长发育。骨与脾胃二脏关系密切, 肾为先天之本, 脾为后天之本, 肾精依赖脾精的滋养才能源源不断地得以补充。若脾不运化, 脾精不足, 久则会致肾精乏源或肾精亏虚, 骨骼失养, 则骨骼脆弱无力, 必致骨质疏松症的发生。

1.3 血瘀是本病的促进因素 刘庆思教授认为, 肾气虚, 机体功能衰退, 易受外邪侵袭, 使经络不通、

湿热瘀毒偏盛者则改茯苓为土茯苓, 加败酱草、金钱草、车前草、苦参、夏枯草等; 痰湿偏盛者加陈皮、半夏、土贝母、生牡蛎等; 肝肾阴虚明显者则加生地、山茱萸、当归、沙参、鸡血藤、旱莲草等。

潘老认为, 卵巢癌初期多无明显症状, 饮食、起居基本正常, 多不能触及明显肿块, 此时多为正气开始虚损, “痰、瘀、毒”逐渐形成; 中期肿块形成, 逐渐增大, 正气均虚损, “痰、瘀、毒”已盛; 晚期肿块巨大, 或有远处转移, 正气大虚, 出现恶病质, 属正衰而“痰、瘀、毒”强盛; 卵巢癌术后、放疗后、化疗后, 正气亏虚, “痰、瘀、毒”未尽。可见“正”虚为本, “痰、瘀、毒”邪实为标。具体用药时, 潘老强调调和冲任, 调和肝脾, 调和肝肾, 调和脾肾, 调和气血, 调和阴阳, “以平为期, 以通为贵”, 治疗目的就是要阴阳平衡, 不偏不差, 阴与阳相对平衡, 即不可一味的扶正, 太过补益, 不利于祛邪, 虚证亦有“虚不受

补”, 滋腻碍邪。更不可一味的清热解毒、行气活血、化痰散结以抗癌, 过于苦寒则败胃, 尤其放、化疗期间, 脾胃已伤, 气血两亏, 脾肾两虚, 若过于苦寒则脾胃更虚, 不仅不能减轻放、化疗的消化道反应, 反而还可能加重消化道反应, 影响放、化疗的正常进行。放、化疗在杀肿瘤细胞同时, 有骨髓抑制的毒副反应, 适当的行气活血对放、化疗有增敏作用, 与补气益血药物并用, 还可减轻骨髓抑制, 但破气逐瘀, 耗伤正气则可能进一步损伤骨髓的造血功能, 影响放、化疗的进行。对晚期卵巢癌患者而言, 正气已大虚, 如祛邪太过, 反伤正气, 不仅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, 严重者可能危及患者生存期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汤钊猷. 现代肿瘤学 [M]. 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9 1241-1242

(收稿日期: 2011-04-07)